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至
九十二

詳校官侍郎_臣李封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_臣吳省蘭

校對官學正_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_臣馬步蟾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五

西戎一

序略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

今長沙衡陽零陵江華等郡地

及舜徙之三危

三危山今在燉煌郡燉煌縣界

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

也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南地

濱於賜支

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西羌謂

之賜支蓋析支也接漢河關縣屬金城郡則今安鄉郡也其賜支在其西又按風俗通云羌者其先本戎賤主

牧羊故羌字從羊至於河首縣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

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產牧

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後母納

娶嫂

娶音離

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

廣志云羌與北

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數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貲者聘至百犢女披大華氍以為盛服一

狗皮直數十四自古不立君臣無相統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

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啓之

子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畎夷

即犬戎也夷者四蕃

之總號

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泄啓

八代孫帝芒之子

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

邠今新平郡岐今扶風郡

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於武丁

征西戎鬼方克之

武丁高宗易曰高宗伐鬼方也後漢史西羌傳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

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言因高宗討伐
然後氐羌朝享按商頌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
阻衰荆之旅言殷道衰荆楚背叛高宗能出兵伐之羌
其功也又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成湯之時遠夷西方氐羌
之國皆來朝見汝居中國之南方乃背叛乎此責之之
辭非謂高宗時氐羌也時高宗亦伐荆楚蔚宗不詳誤
引此詩以附合也又按竹書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後漢
章帝紀有司述明帝功德又云克伐鬼方開通西域則
鬼方疑是西羌也或云鬼陰類鬼方即北方斯乃臆斷
諸家因謂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在
北狄誤矣

好時縣而避於岐下

在今扶風郡界

及王季遂伐西落鬼戎

竹書

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
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

皆克之

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捷其三大夫也

及武王伐商羗髡

率師

髡音矛

會於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

戎獲其五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及宣王立召秦

莊公興兵伐破之其後侵盜不已至幽王昏虐西戎寇

周殺幽王於酈山

酈山今京兆府界

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

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至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

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邾冀之戎

狄獯並今隴西郡邾冀並今天水郡獯音桓邾

音涇北有義渠之戎

今安化郡地

洛川有大荔之戎

今洛交中郡郡

地渭南有驪戎

今昭應縣

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潁洛以

西有蠻氏之戎

今潁川郡地

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

驪戎

今昭應縣

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王時秦晉自瓜

州

今煨煌晉昌郡地

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遷於渭汭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即瓜州也至襄王時魯僖公之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本在秦

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焉水口曰汭今京北府北新平彭原之間一云汭在新平宜

祿縣亦有宜祿水

東至轅轅

今河南府陽翟縣界

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

戎

河南山北自今上洛郡以東至陸渾

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

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

霸業其後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伐周

左傳魯昭公九年晉大夫

梁丙率陰戎以伐潁潁周邑陰戎即陸渾戎也景王使詹桓伯責晉平公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後陸渾戎叛晉晉荀吳

滅之後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

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北戎韓魏後稍并伊洛諸戎滅

之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

渠種最為強盛屢為秦患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

今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源靈安鄉河池和政等郡地武寧朔及五原等郡地

上郡焉

今上郡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中部延安咸寧等郡地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

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蕃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時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

為酋始皇兵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平天下蒙恬西逐諸

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狄道安故今金

城郡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西置四郡今武威張掖酒泉燉

煌等郡地其後先零種圍枹罕今安鄉郡縣零音枹音俘漢兵擊平之

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今金城會寧西平安鄉等郡地趙

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

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

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

今京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

和帝以後又反

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

今漢川漢中等郡地

東犯魏趙

今趙魏郡

等郡地

寇及雍城

今河內郡北故城也

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

中又叛漢將馬賢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

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焉魏晉二代時

亂關隴不至大傷害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本遼東鮮

卑晉時數百戶西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為強國後魏末其主夸呂自號可汗建官多效中國洎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主伏允遠遯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大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後魏臨松郡今張掖郡張掖縣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玄又大敗

於大非川武太后如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
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明戰歿因贊府
殺其名將諸欽陵之後累破敗遂劣於曩時矣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
爰劍何戎之別種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
中得免與剽女遇合於野女耻其狀披髮覆面羌人因
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

三河間即黃河析支河湟中
河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

南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

初立欲復穆公之迹

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

忍季父印畏秦之威

將其衆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牦牛種越雋羌是也

今越雋地

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

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

或為叅狼種武都羌是也

今武都郡

忍及弟

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

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

後為研種秦始皇時兵務東向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

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畧地西逐諸戎北却衆狄築長城

以界之至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

今天

水隴西等郡地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

並今隴西金城安鄉臨洮等郡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渡河

湟築令居塞

在今西北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

酒泉武威張掖燉煌

並今郡通道王門隔絕羌胡於是鄯塞亭燧出長城外數

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

姐音紫

與匈奴

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

今金城郡地

遂圍枹罕漢遣

將軍李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

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

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

漢遂因山為

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解仇

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欲以屯

田於臨羌東至浩疊

浩疊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浩音閭疊音門臨羌縣在西平郡界

務威信招降罕开及刼掠者解散虜謀乃擊之

开音時

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

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

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

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

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

煎鞏黃羝

並是羌種

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

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

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滇

良內侵

燒當
玄孫

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

言今涼州部郡

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
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

皆有

降羌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

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

亂皆為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

今漢川巴蜀川
即當時益州是

置蠻夷

騎都尉幽州部

今范陽上谷安邊及漁
陽北平即當時幽州

置領烏桓校尉

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

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

目州部因此可得倣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

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及邯卒而職省建武十一年

先零種寇臨洮

今和政郡地

隴西

今隴西及金城郡南境地是

太守馬援

破降之後徙置天水

今郡地

隴西扶風三郡

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地

皆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

榆中

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間

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永平初漢遣中郎

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
吾等數為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之於臨洮索西迷
吾等悉降乃築索西城

今和政郡界是

自後或降或叛少有寧

歲和帝時迷吾子迷唐復將兵向塞金城守侯霸及諸
郡率師破之羌衆折傷種人瓦解迷唐遂孤弱不滿千
人遠踰賜支河首

即析支河

依發羌居明年安定降羌燒何

種脇諸種數百人反叛

安定郡今安定平源會寧郡東境是

郡兵擊滅之

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

隃麋

縣名在今汧陽
郡界隴音俞

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

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

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

伐南得種存

種存別種羌

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

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

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

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

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

漢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在今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

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

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

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徙出屯龍耆

龍耆

即龍交今西平郡縣

後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

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

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今寧塞

郡增逢留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其功垂

立至永初中諸郡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

降戶不滿數十滇吾曾孫麻奴初隨父東號降居安定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愁怨及

安帝永初九年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

零別種歸南濠滇零與種羌大為寇掠

南奴感反

征西校尉

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

地在今天水郡

尚軍大敗

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叅狼上郡西河

今西河銀川昌化郡

諸雜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

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

諸郡屯兵救之三輔

三輔即今京兆扶風馮翊也今京兆扶風汧陽馮翊等郡地

衆

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

今西平郡湟水縣界

鍾羌又沒臨洮

今和政郡和政縣界

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

風都尉於雍

今扶風郡縣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至四年大

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

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

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

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

雖虎賁為卒白起太公為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者

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

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

如此則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詔議時漢中太守鄭勤

戰死羌勢轉盛遂徙金城郡居襄武

漢金城郡理元居縣地今郡廣武縣

漢襄武縣屬隴西縣地即今隴西郡縣是也

羌衆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

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

魏郡

今魏郡等郡地

趙國

今趙郡地

常山

今郡地

中山

今博陵郡地

繕作塢

堠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

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

隴西徙襄武

漢隴西郡理狄道縣地即今金城郡縣

安定徙美陽

漢安定郡理臨

涇縣地在今郡縣也漢美陽縣屬右扶風地在今京北府三原縣

上郡徙衙

漢上郡理膚施縣地

在今上郡龍泉縣漢衙縣屬左馮翊地今是白水縣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

其禾稼發撤屋室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

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咸棄老弱或為人僕妾喪

其大半滇零死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

今郡地

通谷衝要三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

城

今河內郡地

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屯

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

懷縣今河內郡武陟縣地

使君頻奉

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

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尅誠為使君危之

尚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

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走

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

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十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
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人之虜首尾掩截其
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

騎抄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

今馮翊之北洛

文以南

候塢五百所自後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

益州

今洋州漢中
等郡之地

無復寇警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

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

竭

帑地
明反

延及內郡邊人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

虛耗

并州部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上黨等郡今上郡中郡延安咸寧洛交銀

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西河昌化太原樓煩鴈門定襄安遼馬邑雲中上黨樂平等郡地也按秦地除三輔屬

司隸外並屬涼州

自後隴西上郡武威張掖仍寇盜不息

上郡今上

郡中郡延安咸寧等郡地武威張掖並今郡地

順帝永建四年尚書僕射虞詡

上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

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人利

漢上郡龜茲縣有鹽池在今上郡銀

川之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

溉水春河漕

水春即水碓也河漕通船運也

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

朔方即今郡

開西河置上郡皆為

此也而元元被灾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

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

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

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三郡四郡之人今言復

三郡者當為隴西埋襄武捍蔽京師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

園陵單外

園陵謂長安諸

園陵也單外謂無守固

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

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

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

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

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

常儲穀粟令周數年至陽嘉元年

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前為十部二年復置

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

漢南部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今和政縣

永和中以

來機為并州刺史劉乘為涼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機

等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

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

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

今西平郡西地

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於是拜馬賢

為征西將軍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

扶風今汧陽扶風新平等郡地也漢陽隴道並今天水郡

地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聚百姓賢軍大敗賢及

二子皆戰歿於是東西羌遂大會輦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北地又燒園陵掠關中殺長吏武威太守趙冲追

擊冲雖戰歿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自永和羌
叛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廩私自潤
入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

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
寇隴右以段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
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鬪且

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山在

今西平安
鄉郡界

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

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
即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
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
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
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
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
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
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

今榆林郡
即漢雲中

五原郡也漢
陽今天水郡

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疹留滯

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

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

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

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

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

寧初類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類復追之且破

且追士皆重趼既到涇陽

今彭原郡彭原縣地

餘寇四千落悉散

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殫性

果慮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頗

復上言曰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

思為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云臣用

兵連年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

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

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

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

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

非為深險

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按兵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

徙居內地當煎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

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

瘡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

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

根不使能植本計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
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
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頗遂進

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

今在平涼郡
蒲闌縣是也

羌衆潰遂東

奔復聚射虎谷仍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令千餘人於

西縣

今天水郡
上邽縣

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

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
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八百

十戰斬二萬八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驢駱駝四十二萬
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自
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

賜支即析支

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叅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
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
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
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大凡順帝
時勝兵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常往來犛牛

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知也

湟中月氏胡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

氏音夫

在張掖酒泉地

月氏王為匈奴冒頓

冒音墨

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

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

西河地開湟中

今西平郡地

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

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

首施猶言首尾也

其從漢兵戰鬥隨勢

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畧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

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十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
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
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之今天水郡西北地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勾

奴頗為哀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
戎帥騫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羣種譙起遂解仇嫌結盟
詛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
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

涼之士持衝殘弊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菑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

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
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
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
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頰受事專掌軍任
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
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其能穿窟草石自脫於鋒
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
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

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痾於心腹也

根謂盡其根本

惜哉寇敵畧

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

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

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

國遷之內地

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

當煎作寇

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

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氏

氏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駝東北

今通化郡地之東北

廣漢之西

今梓

潼遂寧德陽郡地之北也

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武帝元鼎六年

開分廣漢西部合為武都郡

今武都同谷郡地

排其種人分竄

山谷或在上祿

今同谷郡

或在汧隴左右

在今天水汧陽郡地

其種非

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

蚺而占反

此蓋中國人即

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

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

四面斗絕

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

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

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
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
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
封三年氐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初
氐人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大常徙討破之至
後漢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
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
族人隗茂反攻殺武都太守氐人豪齊鍾留為種類所

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其後亦時寇盜郡縣不足為大患魏武之初諸氏戎或叛或伏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晉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因擒氐帥齊萬年華陰令江統深唯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聖賢之代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武丁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漢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宣帝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牧夷

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
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
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
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
招攜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
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
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瞞莫干反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
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

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之地秦滅義渠之種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切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鄠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調發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

屠城破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屍喪帥前後相繼諸

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今濟源縣侵及

河內今郡地乃建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卒於孟津今河

陽縣拒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尅之此所

以為害尤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

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

故哉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怩終
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代
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
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
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
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
萬代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
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畝鹵鄭國白渠灌浸相

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
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
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彼其怨恨
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姦心以貪悍之
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
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
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
方盛衆未能定徙馮翊

今郡地

北地

今彭原郡

新平

今郡

安定

今郡

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

郡今始平城武金

功縣

京兆之氐

府地今京兆

出還隴右著陰平

地今郡

武都

都武

今郡

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

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

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代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

之警則遠絕中國隔闕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克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

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廣大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

區別要塞易守之固得其成功者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歎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冀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誠宜鎮之以安悅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瘁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猾夏擅相署號攻城野

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凡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業者不易事安居者無遷意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讐故可遐遷遠

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
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明而成今子遭弊事之終
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
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遷之必須
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仰關中之穀以全其
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今我遷之
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
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賊

盜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之寇數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代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今入塞居於漠南數代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靈帝時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

南單于也由是以扶羅羌渠子也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代喪

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

王去卑誘質呼厭泉於扶羅之弟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太原西河

平陽上黨樂平今郡地新興今雲中定襄郡地咸熙之際以一部太極分為三

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猛即元海之叔父右賢王連

結外虜近者却散之變發於穀遠惠帝元康中匈奴散反攻城邑誅殺長

吏於穀遠即今金城郡太康縣今五郡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

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

塵之慮則并州之城可為寒心也榮陽句驪本居遼東
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部
落百數子孫孳息今已千計數代之後必至殷熾今百
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
為變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患不在寡而在不
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
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
我華夏織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也未及十年而

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於是戎狄迭據中原其為戰

國者百三十六載而劉元海為之禍首初後漢建安中

氐酋楊勝為部落大帥勝子駒勇健多計畧始據仇池

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其地東接秦嶺西接宕昌

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至岐州三百里戶本有十

萬漸漸分減焉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主千

萬孫飛龍漸強盛晉武帝時平西將軍還居畧陽

楊氏與胡

氐同出畧陽畧陽地
今天水郡隴城縣

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晉惠

帝元康初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還保百頃自號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自茂搜至姪曾孫纂皆降附於晉受官爵苻堅遣將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初茂搜孫宗奴二子佛奴佛狗奔苻堅以女妻佛奴子定以為尚書領軍將軍及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理歷城

歷城今在同谷郡西十里去仇池九十里也

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

人得千餘家進平天水畧陽郡

天水畧陽並今天水郡也

遂有秦州

之地

今天水隴西同谷武都陰平郡地

後與乞伏乾歸戰定軍敗見殺

佛狗子盛先襲位分諸四山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

鎮戍不置郡縣至子難當時宋梁州刺史

理漢中

甄法護

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鎮奔洋州

今洋川郡

難

當遂有漢中之地

宋文帝元嘉十年

難當自為大秦王號年曰

建義置百官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不克乃還宋文帝

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難當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

進直到武興攻下辯

今同谷郡同谷縣

取白水克仇池難當於

是將妻子奔後魏難當從弟文度自立為武都王後魏

遣將皮歡憙破殺之弟文弘自為武都王至孫紹先為

後魏將邢巒傳豎眼所破滅以其國為武興鎮

今順政郡後

改鎮為東益州後唐永為刺史氏人反攻圍州城永歿

氏遂削平城堞因此復為氏地西魏文帝大統四年南

岐州氏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大皇遣侯莫陳順等

討破之周文帝於武興又置東益州以紹先子辟邪為

刺史辟邪據州反吐羅協與趙臬討平之

蔥朮羌

燉煌西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

姑而
避反

西至蔥嶺數千里

有月氏餘種蔥朮

朮皆
紫

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

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種類孕身六月
生南與白馬羌鄰並魏時聞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六

西戎二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

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龐

胡罪反

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

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
牧馬馬鬪相傷廐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
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鬪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
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於人耶乖別甚易

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

今朔方之北

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

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

甘松山在

今合川郡境內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

其地四時常有冰雪唯六七

月雨電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
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
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
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
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自
吐谷渾至葉延曾孫視羆皆有才畧知古今司馬博士
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

兼并羌氏號為強國遣使詣宋朝獻阿豺死弟慕瓚立

瓚音

遣軍擊乞伏弋蔓敗之

弋蔓音

東奔隴右慕瓚據有

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為後魏主所攻敗擁秦雍戶

口十餘萬西次罕罕慕瓚拒擊大破之生擒定送於魏

後弟慕延立魏太武帝遣軍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

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

死阿豺兄樹落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玄孫夸

呂立自號為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

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

貲即移反

其南界隴涇

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

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

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

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之號

其主椎

直追反

髻以皂為帽其妻衣織成裙披錦袍辮髻

於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羃羅為冠

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

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
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

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
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泥和二城置

洮州

今臨洮郡地

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

以其地為扶州

今同昌郡地

二年復遣皇太子征之軍度青

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隋開皇中夸呂

侵弘州

在今安化郡馬嶺縣界

遣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

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夸呂率其

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

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為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

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

西平今

平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

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

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

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

徙居之

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等郡

於是留順

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

末天下大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大唐貞觀中李靖侯

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

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越

巨屈反

胡呂

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

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強盛高宗時

為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

中間叛去

於靈州之境置

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

渠帥慕容宣超為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

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衆議商量其吐谷

渾部落或擬移就秦

今天隴今汧水郡陽郡

或欲移近豐

今九原郡靈

今靈武郡責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為防閑之要冀免背

叛之虞臣以為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為長久之深冊若

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邇必以

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變其本性至如

耽爾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
為愜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羣所在傷夷大損
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
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
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為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
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
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為制勿驚擾之使其情
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

今武威郡則宜於

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

今張掖郡

肅州降者

今酒泉郡

則宜於

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州

今晉昌郡

沙州降者

今燉煌郡

則宜於

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渾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

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之地而便

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

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要纂聚

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

去傷害州縣為患滋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

渾使役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總去臣愚輒以為勝冊如允臣此見其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強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為非亦可杜絕兼每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按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為羈縻戎狄之良冊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少許吐渾終無傷於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主未知所安在早定安置之計無令驚擾速生邊患

乙弗敵

乙弗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迴千
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
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
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宕昌

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罕开諸
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

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毳牛尾及殺羊毛覆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羴牛羊豕以供其食俗有烝報無文字但取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

仇池山在同谷郡上祿縣席水在今天水上邽縣地多山阜部

衆二萬餘落至其孫彌忽始遣使於後魏太武帝拜為

宕昌王七葉孫彌秦皆受南北兩朝封爵

宋齊梁及魏並各羈縻之

後見兩魏分隔永熙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

地今郡

後企定弟彌定寇石門戍周武帝天和初詔大將

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

今懷道郡

鄧至

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理者代為白水

酋帥因地名為種號鄧至王其地自干亭以東平武以

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

今懷道郡之南通北郡之北風交川臨冀同昌郡之地也

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於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至王後數代西魏恭帝初其主擔術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

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律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為強族俗皆土著有棟宇織毳牛及羊毛覆之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生產好為竊盜常相陵剗尤重復讐讐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讐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被大氊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以毳牛馬驢羊豕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媼穢烝

報諸夷中冢為甚然不婚同姓少死者則仰天云枉而
悲哭焚之名為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大
唐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府鄭元璠遣使招諭其酋長
細封步賴舉部內附亦自入朝列其地為軌州拜步賴
為刺史其後諸部相次內附列其地為岨奉巖遠四州
各拜首領為刺史

白蘭

白蘭羌之別種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

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

孤有子樊尼其主僣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

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

今張掖郡張掖縣界

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

大遂改姓為罕

蘇骨反

教野故其人至今號其主曰贊府

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堤

悉補野因以為姓

宰敦野與悉補野言訛其實一也或云本姓奔蘇裏也

其國出

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

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風雨雷電每隔日有之盛夏節

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瘧令人氣急不

甚為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為首飾其君長

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壇帳張

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

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為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
麥為麩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
方累石為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為友號曰共命
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
於脚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
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
亦殉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絕嗣即近親襲焉非其種類
輒不相服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

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十褐上裝之安
膊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稍甲冑每戰
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鎧子甲其制甚精周體
皆遍唯開兩眼非勁弓利刀之所能傷也其戰必下馬
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中國者
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劍不戰亦負劍而行其驛以鐵
箭為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膊前加著一銀鵠有草名
速古芒葉長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於常鼠其國禁

殺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蠻與蠻西二河合流而東號為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焉自赤嶺至邏婆川絕無大樹木唯有楊

柳人以為資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

約徵兵用金箭冠至舉燧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

用羊狗獮

猴

三年一大盟

用人馬牛驢

以麥熟為歲首其國都號為邏

婆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疾

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
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
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疋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
與婆羅門接自大唐初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強國男
女皆辮髮毳裘以頰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
木令圓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党項白蘭
諸部及吐谷渾西域諸國咸畏懼之至其主弃蘇農贊
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

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贊普親迎於河源見
王人執子婿禮甚謹覩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
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
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
學以習詩書當高宗初封賓王蘇農死其子早卒以孫
代立號乞黎拔布幼小大相祿東贊攝知國事總章中
以兵臨吐谷渾吐谷渾告急咸亨中高宗令將軍薛仁
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至大非川為大論欽陵

所敗因遂滅吐谷渾欽陵姓薛氏其父祿東贊頗曉兵術吐蕃贊府以國事委之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兼諸羌雄霸西土東贊有力焉有子五人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上元中寇鄯廓等州儀鳳三年遣工部尚書劉審禮為洮河軍總管率兵十八萬以討之戰於青海軍敗沒於陣調露二年中書令李敬玄戰於大非川又敗績續遣黑齒常之襲擊破之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踈勒碎

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
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
二年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
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
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
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
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
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

干戈屢犯我河湟頻擾我邊鄙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為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為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為主奚為懼乎陵曰如所來言陵無憂矣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各守本境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蕃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伏乞聖恩含弘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君人自為守既不款漢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荒陬幸甚振曰十姓四鎮本

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
疑而有憂虞乎論曰使人此詞誠為實論然緣邊守將
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為深憂也
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
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
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
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為漢邊患耶陵雖識不逮遠請為
使人明之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

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
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
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為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
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為漢并雖大海
之外穹塞之表靡不磨滅矣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
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
之耳而十姓中五咄六部諸落僻近安西是與吐蕃頗
為遼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磧騎士

騰突旬日即可以蹂踐蕃庭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疫癘縱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為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坦達夷漫故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為蕃患故陵有此請實非欲侵漁諸部以生心於漢邊陵若實有謀漢之懷有伺隙之意則甘涼右地暨於積石此道綿細幾二千里其廣者不過二三百里狹者繞百里陵若遣兵或出張掖或出玉門使大國春不遑種秋無所穫五六歲中或可斷漢右

界矣又何以為棄所易而窺所難乎此足明陵心矣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為好功名人崔知辨從五侯九路乘我間隙瘡痍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為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即宗乞思若

為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蕃使前後

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躇

曰是紹

徒改反

我也以為偵諜不以為使人遂遷延無報

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

蹶蹶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恨崔知辨之前事故嘗有此

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

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即罷兵

散卒遂指天為信斯具之表矣振與思若至時朝廷以

四鎮十姓事欲罷則有所顧欲拒則有所難沉吟久之
莫之能決振為役夏奉戎竭內事外非計之得乃獻疏
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奄有天下園囿八荒
而萬機百揆之中最難消息唯吐蕃與默啜受命是將
不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防害有方則
利亦隨之今欽陵所論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鎮兵
防此是欽陵切論者若以為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
以為不可允則當設冊以羈縻之終不可直拒絕以阻

其意使興邊患也臣竊料此事關隴動靜之機豈可輕舉措哉使彼既和未絕則其惡亦不得頓生請借人事為比設如人家遭盜一則攻其內室一則寇其外落主人必不先於外寇而憂在內室矣何則以內患近而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肅是復關隴之人事屯田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脫一朝甘涼有不虞此中豈堪廣調發耶臣實病之不知朝廷以為何如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

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捨近患而靡恤務遠患而是貪臣愚駑罔識厥策必以四鎮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

以答之如欽陵云四鎮諸部與蕃界接懼漢密近蘭

金城

郡

今西北平郡

為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所要者今

宜報陵云國家非恠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尾分蕃國之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若頓委之於蕃恐蕃力強易為東擾必實無東意則宜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

絕如後小有乖則曲在彼兼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逕有分裂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馭之筭待籌損益知其利便續以有報如此則亦和未為絕更使彼蕃懸情上國是亦誘人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筭以惠百姓也其後贊府年長忌欽陵乃與首領論巖等密圖之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自帥衆討欽陵欽陵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其弟贊婆先

在東境率千餘人來降授右衛大將軍乞梨拔布神龍
初死其子立乞梨努悉龍時年七歲祖母祿沒氏攝位
至中宗神龍三年四月以所養嗣雍王守禮女封金城
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幸始平縣送金城
公主以左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二月改始平縣為金
城縣又改其地為鳳臺鄉愴別里天寶十四年死其子
立號乞梨悉龍納贊

大羊同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
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羶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水
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

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挾

於穴反

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

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
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牂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
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
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
繒綵纏頭衣羶褐婦人辮髮著短裙以氍毹為俗畜多
水牛殺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果死葬於中
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刑剽羈事
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

章求拔

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

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
其地延袤八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掠
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瑠檀竹筍
緩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其器皆用銅多商賈少田
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
以一幅布蔽身數日盥漱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

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鑄石為像每日
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着真珠諸寶耳
垂金鈎玉鐺佩寶裝仗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
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婆滿池周迴二千餘步以物
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
使朝貢

通典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七

西戎三

西戎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
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

漢阮以王門陽關

二關並在
今燉煌郡

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

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

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

今金城會寧
安鄉西平等

即漢金
城郡地

與漢南山屬焉

屬聯

自王門陽關出西域有兩

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循河曰波彼義反
史記曰波山通道

至莎

車為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氏音

自車師前

王庭

今交
河郡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西踰葱嶺

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

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屠音除

遂空其地始

築令居以西

今音鈴縣名今西平郡之西北

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

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

地並今郡

據兩關焉

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

東自燉煌西至鹽澤

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

往往起亭障是時

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

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

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

輪臺渠犁

地名今在交河北
庭界中其地相連

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

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

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

累重謂妻
子家屬

就畜

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

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

邊用

每口取
三十錢

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

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

開陵侯
匈奴介

和王來
降者也

危須尉犂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

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

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糧食至多壯士自

載不足以竟師

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歸途而尚苦乏食不終師旅之事

強者盡

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王

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

廝留言是前後雜廁

不相及速廝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

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

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

音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

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

謂共卿大夫謀事尚

不專決猶雜問著龜

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為文學者皆

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

其繇曰枯楊生華何象曰枯楊生華何

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

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

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

卦諸將貳師最吉

卜遣諸將內於卦中貳師最得吉

故朕親發貳師今

計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

略離散

言死及被虜掠並自離散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

隧依深險之處開行道

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人也朕不

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

搜索者恐其或

私書

今邊塞未正闌出禁郵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

肉為利辛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

為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

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郵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此失皆不集於所上

文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

既不上文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

及生口或虜得時匈奴之人言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

農脩馬復令

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反

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

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偕

與上計者同來赴對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人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
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
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
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
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
護之起自古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

屯田於比胥韃披莎車之地

韃居言反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

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

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

域為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

王庭

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焉

哀平間自相分割為

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伯長千長都

尉且

子餘反

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

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西經婼羌

婼羌而遮反

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并廻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至後漢永平

中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

今武威張掖等郡之地

城門晝

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

今伊吾縣

置宜禾都

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

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

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

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

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

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閭盤

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
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
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
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
風土傳其珍怪焉及超被徵以任尚為都護尚謂超曰
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
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
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誠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崇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

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
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
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
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
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
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賄益增膽勢益殖
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

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
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置校
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
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
帝患匈奴強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為奪匈奴庫藏斷
其右臂遭王莽篡位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
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
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

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諱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

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以屬匈奴鄯善不可
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
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
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
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
府藏續其右臂哉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
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
困苦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敝矣今不廓開朝廷之

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

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

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

屯柳中

今交河郡縣

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

三絕復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踈

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

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

為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爰自魏

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四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為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始墨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為四道自王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王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為

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感境之事非聞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關一朝廢置是啓戎心則夷狄

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
方甚乃從秀議焉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
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蜀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
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
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
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
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
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辟千二百里自高昌辟北

通車師後部金蒲城

今北庭府縣

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內地故漢戍已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
萄其北及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
吾以制西域至隋有高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
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
臣突厥○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
來降因列其地為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
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

四鎮自是諸國朝貢倂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
強盛漸并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鎮守焉族子環隨鎮西
節度使高仙芝

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實應初因今之所纂其小國無
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同著經行記

異聞者則不暇錄焉

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
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

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惟佛國記曇勇外國
傳智猛外國傳支曇歸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
皆盛論釋氏說異奇迹參
以他書則純謬故多畧焉

樓蘭

樓蘭在婁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杆泥城去陽關千六

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

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

此國山居故名山國

西北至車

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穀傍國國多出蔭葦檉柳

胡桐白草

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似桐燕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流也可以

汗金銀

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娒

羌同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每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

也苦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

謂諸外國屬漢者

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
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
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
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
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
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道負米擔糧
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懲艾不便與漢通

艾讀
曰又

後復

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

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
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
恐為所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
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
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
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且此
余反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
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產畜作兵畧與漢同自後無聞至
後魏太武時其國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而

且末役屬之西魏大統八年其王允鄯來率衆內附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犁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剪髮著羶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染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

梁史云即且末

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

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即將氊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以致危斃

杆彌

杆彌漢時通焉王理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疎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永建中為于闐

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疎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熹平中又為于闐所破殺掠殆盡衆纔千口

車師

高昌附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日前部理交河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為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

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理務塗谷

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

縣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一千

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地接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之兵共圍車師焉車師王乃降服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遂教之遮漢道通烏孫者宣帝地節二年遣侍

郎鄭吉校尉司馬熹

音許吏反

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

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

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中未得會吉食盡歸渠犁
田秋收後更徃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焉吉還田渠
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
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
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
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
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召故
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人今

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

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即今交河郡漢取之以置校尉

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

船北通王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

里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

音鉤

以道通當為柱置

心不便也

柱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禹反

地天頗與匈

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國降匈奴

盡舉一國之衆

是時王莽易

匈奴單于璽單于怒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者國

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西域因絕至後漢

和帝元光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

之涉反

前後王各遣子入侍其後屢叛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

班勇擊其後王軍大破斬之桓帝永興初後部王阿羅

多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

叛阿羅多詣漢降阿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

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

奴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燉煌以後

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

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戶之數

至魏帝時賜其

王一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及晉以交河城為高昌

郡

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歇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張

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焉後魏太

武時其前部王為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能自

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者東界幸垂賑救魏使

撫慰開焉者倉給之文成帝末其地又為蠕蠕所并立

闕伯周為王

高昌稱王自此始闕始濫反

孝文太和五年高車主阿

伏至羅殺闕王以燉煌人張孟明為高昌王太和二年
孟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
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
殺儒立嘉為王高昌麴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人

今祁地

既立為王會焉者為嘑嗟所破衆不能自立請主於嘉
嘉遣其第二子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其
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
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官有令尹有交河

公田北公皆其王子也餘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
小事則太子及二公隨狀斷平章錄紀事訖即除籍書
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
於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
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女人
畧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
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
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詩賦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

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
辦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垂其地高燥多石磧氣
候溫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為
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
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
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纒名為白
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
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

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
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為驗路中
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
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孝明帝正光中嘉遣使求借五
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及隋文帝開皇
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嘉孫伯雅立其
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
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

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至大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惠能牽馬銜燭云本生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

其王文泰來朝

伯雅子

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

路出高昌文泰稍擁絕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畧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竄於蒿猫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

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戶八千四十
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四馬千三百疋太宗以其地為
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北城為
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初西突厥
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
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
千人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
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

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
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
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
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
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
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乂康向使
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
護來歸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

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
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
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
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
生於販肆終朝愴業犯禁違公必能擾於邊城無益於
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設令張掖
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
起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

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
渾於西海突厥餘衆尋為可汗吐渾隨崩更樹君長復
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立之四
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
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為藩翰中
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代矣不從

龜茲

龜茲

一曰丘茲
又曰屈茨

漢時通焉王理延城

今名伊遜廬城

都白山之

南二百里

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羯山
常有火及煙即是出硃砂之處

東去長安七

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

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

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

里至渠犂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尉犂東

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

也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東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據

漢書則黃河也

其真黃河也見雅州西平郡篇

○大唐貞觀二十三年

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虜其王如歸立嗣子素稽為王今安西都府所理則龜茲城也今王則震之後也今并有漢時姑墨溫宿尉頭三國之地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